



□邢新锋

四百亩的乡镇校园，几千名师生朝夕来往，楼宇错落，林木疏朗，一群群鸟儿穿梭其间，为这片天地缀满了生机与野趣。

麻雀是校园最常见、种群数量最多的鸟。别看它个头小，却也明事理知进退。它总识趣地绕开教学楼——上课铃一响，教室里的书声朗朗，雀儿便停在窗外的梧桐枝上。偶尔有少不更事的懵懂小雀，贸然落在窗台，圆溜溜的小眼睛满带探索与好奇，打量着教室里一张张求知若渴的面孔。若是在下课时，它们受到的礼遇更为隆重，一张张惊喜的面庞和近乎“O”的唇形，传达着热烈的欢迎与喷薄而出的喜悦，伴着热辣滚烫的声音，这让它很不习惯，“扑棱”一下飞走了。

餐厅旁、宿舍区、教学楼后的绿化带都是它们的乐园。天一亮，勤快的它们就开始在树林、灌木丛、楼宇间上下翻飞来回跳跃，“啾啾”“啁啾”清亮脆嫩，像一串串撒进风里的音符，满怀喜悦迎接校园的清晨。

鸟儿在枯草落叶间寻觅啄食草籽，还不忘抬头瞄你一眼，圆溜溜的黑眼睛里三分警惕七分亲切，熟人似的，即便埋头干自己的事，不把你当外人，丝毫没有要飞走的打算。

餐厅附近，是它们的“觅食胜地”，来来回回蹦跳着啄食饭粒馍屑菜叶汤汁，时不时翻飞一下，也跑不远，“叽叽喳喳”地呼朋引伴，邀着彼此共享“残羹美味”，在与比它们大的鸟儿争食中也不落下风。有学生把自己的馒头拧一小块轻轻抛给它们，这些雀们扭扭捏捏往后退了几步，片刻又蹦跳到馒头块旁毫不客气啄了起来。

偶尔，它们寻觅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。会议室后的火棘果，秋天以后就渐渐燃了起来，圆润的果子攒成串、聚成簇，红得透亮，像一串串挂在枝头的小灯笼，艳丽胜过春日的桃李。引得过往的师生或驻足观赏，或拿起手机拍个不停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丛中低处的果子竟悄无声息没了，枝梢的火棘果依旧灼灼。又有一次经过，听到麻雀“喳喳”的喧闹声，见它们在火棘丛中上下左右蹦跳，小脑袋对着火棘果迅速地一伸一啄一咽，动作麻利干脆，正享用这天然的秋果盛宴。被撞破“偷吃”行径的它们，丝毫没有羞怯意，反倒继续高歌不已，那清脆的啼鸣，竟像是在得意宣告“这红果果真香甜”。

吃饱喝足的它们便飞到向阳的树木楼宇上玩耍嬉戏。一只麻雀飞到一枝落尽树叶的树

枝上，另一只鸟也在眼前闪了一下翩然而至，站成了相守相望的一对，树枝便颤巍巍晃动着。可不过十秒光景，一只麻雀飞走了，另一只麻雀稍作停留，也追随同伴的踪迹而去，只留下树枝在颤动。

站在澡堂窗台上的两只麻雀猛一看像在争执，你啄我一下，我啄你一下，仔细看动作轻柔，频次匀整。哦！原来是在相互理毛。它们选择的二楼窗台位置绝佳，三层楼高，从二楼开始凹进去，所以，这窗台遮风挡雨又通风向阳，成了鸟儿专属的“梳妆台”。忽然其中的一只麻雀没预兆地“扑棱”飞到门前台阶上，另一只麻雀也紧随其后，寻觅跳跃。片刻后，其中一只麻雀又随心所欲地飞走了，另一只麻雀却毫无反应地待在原地。它们是恋爱中的情侣还是相濡以沫的夫妻？是母子抑或是父女？真让人琢磨不透。

越看越觉得有趣，感觉麻雀有多动症似的。除了晚上休息之外，它们在一个地方呆的时间不会超过30秒，即使在这不长的时间里，它也不闲着，抖尾，理羽，仰观，俯察，环顾，小脖子似乎可以无限扭动。同行的老师说，这麻雀肯定不会得颈椎病。

暮色渐沉时，餐厅旁的大树上，满是麻雀的“叽叽喳喳”声，估计是全校园的麻雀都聚在这里开总结会，它们争先恐后地说，迫不及待地地说，说自己一天的见闻，讲自己一天的感慨，谁也不让谁，谁也不服谁。又像在唱赞歌，感谢这既有食物之源又有栖身之处的校园，感谢与它们友好相处的师生。

在庄子眼中，麻雀是“决起而飞，抢榆枋而止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”之类的鸟，难及有凌云之志的大鹏鸟，但即使这样，它们也没有飞到温暖的南方去，而是留下来与严寒斗争，确是勇气可嘉，毕竟弱小的它曾逼退过屠格涅夫凶猛的猎狗；麻雀被捉住后是养不活的，它不吃也不喝，只是“啾”“啾”有气无力地哀鸣，向往自由，不愿被豢养，宁可绝食而死。老百姓说它“气性大”，有骨气有志气，纵使身微，亦有千钧之重，令人起敬。

“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师生。”一届届学生来了又走，一位位老师鬓角添了霜，这些雀儿，年复一年地守着这片林子，守着窗台上的暖阳，守着餐厅旁的烟火气，成了校园长久的风景。“啾啾——”一声轻啼掠过耳畔，一只麻雀从眼前的冬青丛中飞起，一闪便落在了不远处梧桐树上，翅尖还沾着细碎的晨光。

## 【共享记忆】

□高贵华

鲁西南平原的风，裹挟着千年墨香掠过菏泽大地。这座古称曹州的城郭，北周武帝年间因周代曹国故地而得名，1913年虽废州设县，却完整承袭了曹州的文化血脉与历史肌理。从《诗经》的吟唱到当代文坛的笔墨，诗句如年轮般镌刻着岁月沧桑，让一城烟火始终萦绕着半城诗韵。

菏泽的诗脉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曹国大地便已生根。周代曹叔振铎在菏泽定陶建国施治，百姓感念其德，将祈愿与生活化作歌谣，最终被孔子辑入《诗经·曹风》。“芄芄黍苗，阴雨膏之”，《下泉》的诗句映照古曹国农耕文明的质朴底色，而《蟋蟀》《候人》的讽咏，则让诗歌成为记录社会百态的史书，成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。彼时的曹国，作为“天下之中”，其诗风既含中原的厚重，又带鲁西南的率真，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绵延不绝的文脉。

时光流转，曹州的诗韵在明清年间因牡丹而愈发浓烈。自明代中期起，牡丹栽培中心东移至曹州，取代洛阳、亳州成为“牡丹甲天下”的胜地。文人雅士慕名而来，笔墨间尽是对这方盛景的赞叹。明代何应瑞归乡打理“凝香园”，写下“摇风百态娇无定，坠露丛芳影乱斜”，记录着家园牡丹的万千风情。清代王曰高游历之后慨然落笔：“一见曹南三百种，从今不数洛花红”，直白道出曹州牡

# 一城岁月半城诗

丹的艳压群芳。陈廷敬笔下“曹州今有洛阳花”的欣喜，冯溥“千里亲封裹”的珍视，让牡丹不仅是自然奇景，更成为曹州文脉的鲜活载体，诗句流传间，这座城的风雅声名远播。

黄河的涛声与岁月的变迁，在诗行中留下深刻印记。曹州曾因黄河决口数度迁徙，城郭圯于水又重建于土，但文人的笔触从未停歇。蒲松龄在《聊斋志异·葛巾》中，以神来之笔将曹州牡丹化为仙子，让“葛巾紫”“玉版白”的美名传遍天下。苏毓眉、余鹏年编撰《曹州牡丹谱》，以诗为注，既记录花品源流，也留存了地方风物人情。这些文字，既是对草木的礼赞，更是对家园的眷恋，在沧桑变迁中守护着文化的根脉。

进入当代，菏泽的诗风在乡土间焕发新生。“理发师作家”宋长征深扎泥土，将田间劳作、乡间器物化作《北方有所寄》中的诗意文字，“思接千载，视通万里”的笔触里，既有对农耕文明的描述，也有对生命本质的思索。他的文字如鲁西南的风，质朴中藏着深情，延续了《曹风》以来以诗记实的传统。如今的菏泽，街头巷尾仍能听见民间曲艺的吟唱，田间地头仍能觅得诗意的踪迹，千年文脉在当代书写中不断绵延。

从曹国故地到今日菏泽，从《诗经》遗韵到当代散文，诗句是岁月的见证，更是文化的纽带。这座城，一半是烟火人间的沧桑变迁，一半是诗词歌赋的清雅风流。



## 【原乡切片】

□冯伟山

刘君台村位于青州市区以东25公里，村内以刘姓居多，据《刘氏族谱》记载：先祖自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来，并在此立村，因西边有一高台，故名刘君台。另有传说这座高台为秦朝末年刘邦在此筑成，指挥操练兵马，誓师伐秦。刘邦称帝后，此台始称刘君台。村中曾出土过汉代瓷瓮，以及现存的明代备兵楼，足以说明其历史文化底蕴之深厚。

备兵楼坐北朝南，东西长6米、南北宽5米，高约12米，墙厚0.7米。楼三层，一色青砖砌成，白灰抹缝，屋顶起脊，飞檐翘脚，灰色小瓦鱼鳞般盖满楼顶。一楼无窗，正前方只有一门，顶为弧形，由数块青石砌成，青石两边和中间刻有大大小小的三角形纹饰，上下衔接，自然规整。尽管经历了数百年风霜雪雨的侵袭，依然清晰看出石刻的精美。二楼四面皆有一窗，大小样式一样，顶部弧形，标准的磨砖对缝结构。三楼东、北、西

三面各有一窗，唯南面三窗。三窗中间的窗子和另三面的窗子一样，顶部出厦，有滴水檐，檐下是一套完整的砖雕，有花枝等图案，精美绝伦。

这座楼，据说是本村刘氏先祖所建，是为了防御土匪和流寇的骚扰。最底层打有水井，里面也储藏粮食，遇到土匪来犯时，族人或村人都可躲进里面避难，关锁门户，短暂防御并维持生活，等待官府或邻村前来救援。这楼称备兵楼，其实没兵可备，也就是村里的青壮年劳力而已。据史料记载，明清两朝为防匪患，村里的大户人家独资或者全村百姓集资建造一些防御设施，譬如在村子外围修围子墙，或者在村里建这种备兵楼。平常日子里，也可在上面站岗远眺，作瞭望哨卡之用。

最底层的石门洞里，那扇厚重的木质大门，终抵不过岁月的敲打，早已腐朽损毁。新制的木门及门框刷上黑漆后，竟有了几许岁月的沧桑，在淡淡的阳光下缄默不语。仔细看，门框的横梁还是老的，包着一层

锈迹斑驳的铁皮，上面的铆钉清晰可辨。可见，当初的木门和门框都是包着铁皮的，不仅能防止风吹雨淋的破坏，关键是能防火。如果匪寇在门前架柴用火烧，突破大门，那将是楼内所有人的一场灾难。曾看过有关清康熙年吏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陈廷敬的一个专题片，里面讲到了在他老家皇城相府里的一座山河楼，七层，高三十余米，样式和结构与刘君台村的备兵楼差不多，功能也一样，只是更加高大雄伟。楼里能盛下1000人，最底层也有水井，楼里不光储藏粮食，还有石碾和石磨，遇上匪患抵挡一个月也不成问题。最厉害的，楼里还有通向外面的暗道，即使防御失败，楼内的人也会全部安全撤出。刘君台村的备兵楼大门紧锁，无法窥知里面的具体样子，但当年全村人齐心合力筑台修楼的情景犹在眼前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备兵楼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，才让我们一睹其风采，听闻背后的故事。它是一座村庄的灵魂，是过往岁月的见证者和亲历者。